

# 法國共產黨的歐共主義路線

熊自健

## 一、轉向歐共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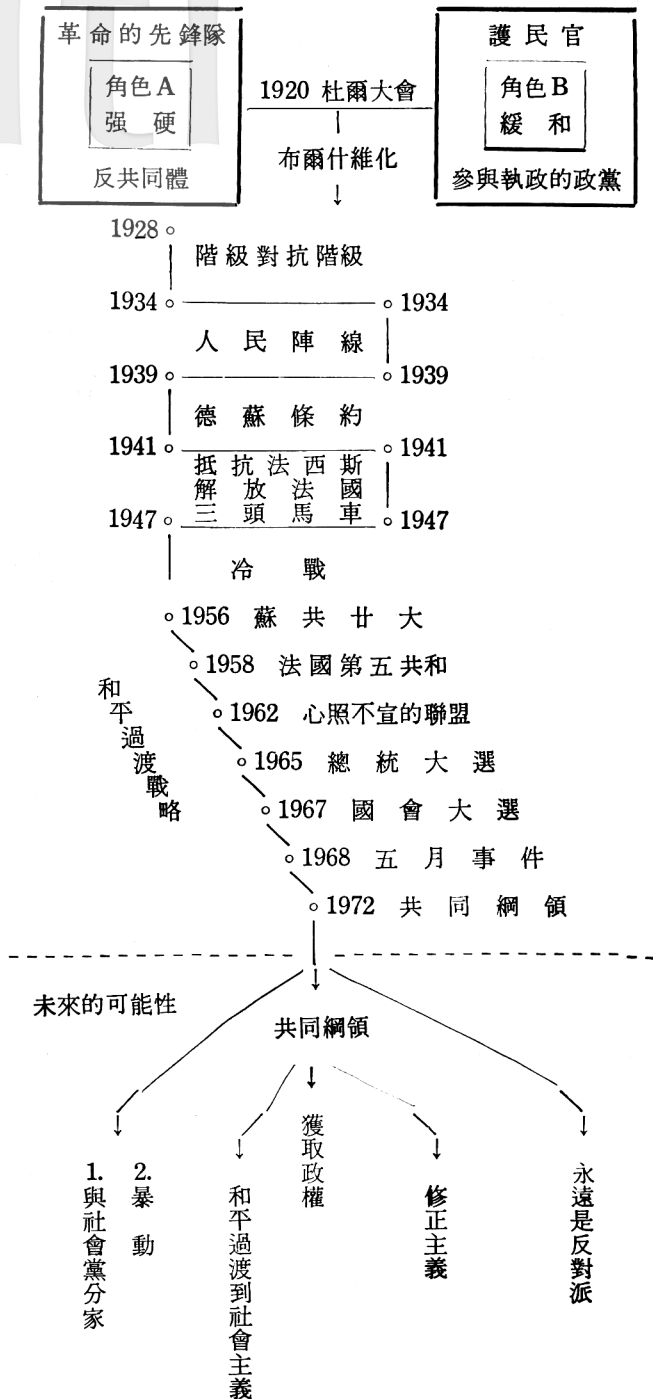
自法國共產黨（以下簡稱法共）一九二〇年建黨以來，它的革命路線大約每十年改頭換面一次。根據美國 Amherst 學院政治系教授狄爾斯基（R. Tiersky）的研究，法共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七二年的政治路線，可以分成六個段落：(1) 布爾什維化（一九二〇—一九四四年）(2) 人民陣線（一九三四—一九三八年）(3) 排外的民族主義黨（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4) 抵抗法西斯、解放法國與三頭馬車時期（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5) 大分裂（一九四七—一九六二年）(6) 朝向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一九六二—一九七二年）<sup>①</sup>。狄爾斯基並且從法共的政治行為中，歸納出四種典型的角色：(1) 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Vanguard）(2) 反共同體（Counter-Community）(3) 護民官（tribune）(4) 參與執政的政黨（government party）；他再把這四種不同的角色簡化為強硬與緩和兩種類型，先鋒隊與反共同體是屬於強硬的行為，護民官與參與執政的政黨是屬於緩和的行為。於是我們就可以把法共的政治路線依據這兩種不同的角色，用光譜分析而展現出法共政治路線變遷的情形出來，並且預測法共未來的各種可能性（附圖一）<sup>②</sup>。

誠如狄爾斯基所指出，法共自一九六二年起尋求一條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新出路，經過十年的探索之後，在一九七二年開始了新的里程。這條新的革命路線也就是後來所謂的歐共主義路線。法共轉向歐共主義的外緣因素有：(1) 蘇聯「和平過渡路線」的影響。法共從開始就是蘇共的模範學生，先後忠實的執行列寧、史大林的國際共運路線，使法共成為西歐共黨中最徹底布爾什維化的共黨。一九五六年蘇共廿屆大會，會中赫魯曉夫提出和平共存、和平過渡的國際共運路線，認為西歐各國可以從和平的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一九六一年蘇共「廿二大」，會中赫魯曉夫再度提出和平綱領。法共接受此綱領，探索如何在法國完成和平過渡

註① R. Tiersky, *French Communism, 1920-197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Chapter 2-7.

註② *Ibid.*, Chapter 8-11.

法共 1920—1972 路線圖



到社會主義的路線。但同時蘇聯的社會主義的模式先後受到東歐各國的修正與挑戰，降低了蘇聯神話的魅力。法共亦吸取了東歐的經驗，研討新的社會主義模式與法國色彩的社會主義。(2)法國第五共和制度的影響。一九五八年戴高樂重返法國政壇之後，鑑於法國第四共和政治不安的痛苦經驗，重新制定新憲成立第五共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法國公佈新選舉法，採小選舉區制，按人口比例分配下議院議員名額；同時新選舉制度改為兩次投票之多數決，即在第一回合中未能選出一位得過半數票的候選人，則第二回合時，由兩位得票最高之候選人相互角逐。此新選舉法打破了第四共和「大選選區比例代表制」所形成的政治形勢，大選選區比例代表制對小黨有所保障，助長多黨政治的發展，而小選舉區制與兩次投票多數決則對大黨較為有利，其意在謀求政治的

註② G. Ross, "The PCF and the End of the Bolshevik Dream" in C. Boggs & D. Plolke ed., *The Politics of Eurocommunis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0) pp. 16-19, p. 28.

安定。一九五八年第五共和第一次大選，法共明顯的慘遭挫敗，僅獲得一八·九%的選票、十四名議員；與一九五一年獲取二五·九%的選票、一百零三名議員的聲勢相比，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迫使法共重訂選舉策略。一九六二年法國全民投票通過新的選舉總統法，此後法國總統由全民投票選出，以得選票過半數者當選。反觀第四共和時代，總統由國會兩院聯席選舉，其地位受制於國會。在第五共和成立之初，總統之選舉基礎亦已擴大，由國會議員、各省議員、海外屬地議會議員及各區議會所選舉的代表選舉之，到了一九六二年所修訂的新制度，總統由全民投票產生，使總統的地位更形提高，更具獨立性，可不再受國會的牽制。同時根據第五共和的憲法，總統的權力甚大，總統可以無須事前徵求下院之同意而任命總理，總統亦無須經內閣及有關部長的副署，即可任免總理、將法案交人民複決，以及解散下院<sup>④</sup>。在第五共和的新制度下，法共盤算法國左派力量的總和超過半數，可選出一位左翼的總統，然後利用總統的大權和平的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法共從一九六二年起，積極的部署左翼聯合的路線，以求取國會大選與總統大選的勝利。(3)法國社會黨的轉變。法國社會黨是一九〇五年根據第二國際的決議由幾個社會主義黨派合併組成的，又稱「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法國社會黨在杜爾(Tour)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多數派主張加入共產國際，另建法國共產黨；少數派則保留下社會黨的名稱。一九三五年法國社會黨與法共、激進社會黨等組成反法西斯人民陣線，他們在一九三六年大選中獲勝組成人民陣線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社會黨與法共聯合推行抵抗德國法西斯運動，戰後又共同執政。一九四七年法共脫離聯合內閣，一九五八年法國社會黨在第五共和制之下成爲在野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間，法國社會黨加入反戴高樂陣營並與戴高樂派分裂之後，面臨中間派或與法共聯合的選擇，因而造成內閣。一九六五年法國總統大選，法國社會黨因推選候選人與聯合策略不同而導致分裂。法國社會黨領袖莫雷(G. Mollet)組成一個新的政黨「民主和社會主義左翼聯盟」(FGDS)。該聯盟合併了密特朗(F. Mitterand)的小黨、法國社會黨、激進黨等組織，並且任命密特朗爲該聯盟的主席，參加總統大選，密特朗獲得四四·八%的選票。密特朗領導該聯盟以來力求改革，並且一再表示願意與法共聯合。一九七一年法國社會主義各黨派舉行統一大會，會中，密特朗當選爲第一書記。於是一個新的法國社會黨誕生出來，成爲法國第三大黨。一九七二年法國社會黨通過新黨綱，其主要內容是激烈的反資本主義，欲以國有化經濟取代壟斷的資本主義，並且放棄以往與中間派聯合的策略<sup>⑤</sup>。法國社會黨重新統一力量並且轉向激進化之後，成爲法共自一九六二年以來謀求與左翼力量大聯名、簽訂共同綱領，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最佳伙伴。

除了上述外在環境的變化之外，法共轉向歐共主義仍有待法共本身的努力，克服布爾什維主義的遺毒。由於法共長期受蘇聯

註④ 參閱張金鑑，「歐洲各國政府」，臺北，三民書局，民國五十七年，頁卅七一—四一。

註⑤ P. Natas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Union of the Left in France" in D. Eden & F.E. Short ed., *Political Change i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p. 82-86.

的指導與影響，致使法共難以全面的、澈底的轉變成一個歐共主義政黨。法共轉向歐共主義的動力來自黨內的理論家，其主要成果亦表現在理論的批判上。法共在六十年代探索之中，其主要的理論家有阿突塞 (L. Althusser)，[巴立巴] (E. Balibar)，加拉蒂 (R. Garaudy)，馬謝 (G. Marchais)，艾倫斯坦 (J. Ellenstein)，謝維 (L. Séve)……等<sup>⑨</sup>。本文不擬詳細評介他們各人的思想體系與相互的爭執，僅討論兩個最重要的政治理論——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的分析與國家性質的分析。

法共認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其特色是：(1) 國家與壟斷資本家發展為共棲的現家，國家愈來愈為壟斷資本家利用來累積資本的工具；因此全國人民兩極化，一方是壟斷資本家，另一方是非壟斷資本家的集合。科技發展是決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主要因素而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因為科技成就就是中性的、功能性的；它既可以是壟斷資本家服務，也可以通過打倒壟斷資本家而為人民服務<sup>⑩</sup>。法共亦認為當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聯合非壟斷資本家的勢力，共同打倒壟斷資本家；其方式為通過民主的程序獲取政權，把壟斷資本家所有權國有化。這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第一站，法共稱之為「增進民主」(advanced democracy)<sup>⑪</sup>。此外，阿突塞等人從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t) 的觀點，詳盡的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得出「結構的因果性」(structural causality) 概念，也就是說在分析社會現象時必須掌握住它的「整體性」，不可簡化為史大林主義公式化的分析。阿突塞主張把國家區分「國家權力」與「國家機構」這兩個概念。而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社會主義革命是通過國家權力來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以新的國家機構來取代舊的國家機構。阿突塞把國家機構分為兩類，一種是法律與政治上的機構，另一種是意識形態的機構。阿突塞

註⑨ 阿突塞，法共中央委員，理論家，著作翻譯為英文的有：· *Far Marx, Reading Capital, Lenin and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History*. (London: NLB)，開創了阿突塞學派。

巴立巴，法共理論家，與阿突塞合著 *Reading Capital*，並著有 *O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London: NLB)。  
加拉蒂，法共政治局委員，一九七〇年開除黨籍，著作有：· *From Anthem to Dialogue* (New York: Herder), *Karl Marx*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ollins)，未譯成英文的重要著作有「中國問題」，「擁護一個法國模式的社會主義」等。他是非常有影響力的理論家。

艾倫斯坦，法共馬列主義研究院副主任，一九八一年開除黨籍，著有「法共黨史」、「史大林主義史」、「致共同綱領的公開信」。他被視為法共歐共主義的右翼領袖。

謝維，法共理論家，其著作譯為英文的有：· *Man in Marxist Theory*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註⑩ 法共關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討論是在一九七一年紀念巴黎公社百年誕辰所舉辦的，爾後 F. Hincker 與 L. Seve 合著專書討論。See E. Mandel, *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 (London, NLB, 1978), Chapter 9.

註⑪ 增進民主為馬謝所提出的概念，他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後強化此一理論。

強調意識形態對於鞏固國家政權的重要性，並且獨到的分析了意識形態的各種面目與作用，以及如何瓦解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強化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sup>⑨</sup>。法共關於資本主義國家性質的分析，承襲列寧的若干概念，而加以進一步的發展，得出自己的革命理論與策略來；它不同於列寧從國家的強制性與帝國主義理論發展到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在先進工業化的資本主義中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

法共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階級也有若干新的看法。遲到一九六三年法共總書記陶雷 (M. Thorez)，開始放棄他對「階級鬭爭」的崇拜。他取消戴高樂政權為法西斯政權的看法，也不再認為社會主義者是法共的階級敵人，並且重新評價「工人階級相對貧困化」的理論。從一九六四至一九七〇年擔任法共總書記的羅契 (Rochet) 與法共政治局委員加拉蒂均強調人文馬克思主義，開放共產黨的大門，歡迎天主教徒與知識份子加入黨內。此外，法共認為在壟斷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了一個由專業性科技人員與官僚機構人員所組成的「新中產階級」。如何聯合此一階級共同反對壟斷資本家，便成了法共迫切的任務。對法共衝擊最大的莫過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法共在這次暴動事件中發現了新的工人階級，並且找到了新工人階級與新中產階級共同對抗壟斷資本家的線索<sup>⑩</sup>。

法共在六十年代的探索，表現出法共逐步的轉向歐共主義，但是法共領導階層中並未形成一定的意識形態，反而展現出相互排斥的局面。法共意識形態的僵局，使法共坐失利用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取得政權的機會。法共在五月事件之後，只有通過與法國社會黨簽署共同綱領才有希望執掌政權，過渡到社會主義。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法共自一九七〇年之後開除了加拉蒂、狄龍 (C. Tillon) 等著名的領袖。它顯示出法共內部沉重的史大林主義勢力，以及法共中工人階級對知識份子傳統的偏見。這些都一再的說明法共轉向歐共主義所遭遇到史大林派的強大阻力，法共只在理論批判上發揮出一點獨立自主的成績。

## 二、「共同綱領」的簽訂及其內容

法國社會黨領袖密特朗鑑於一九六八、六九年大選挫敗的經驗，努力發動社會黨與法共之間的協商運動。從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二年經過二年多的談判，雙方意見仍有分歧，其要點有：(1)法共希望不中斷它的親蘇政策，並且企圖指導左翼聯合的統一戰線。法國社會黨則提倡多元主義，要求尊重工會獨立。(2)法共堅持國有化一定的數量與廣度，法國社會黨則對國營企業的管理提

註⑨ See. M. Cranston "The Ideology of Althuss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1973. Mar/Apr. 56-59.

註⑩ See Mallet. *Essays on the New Working Class*, English tr. by D. Haward & D. Savage. (St. Louis: Telos Press. 1975) pp. 56-108.

出不同的意見。(3)雙方對外交政策、北約、歐洲經濟共同體也有歧見<sup>⑥</sup>。一九七二年三月法國社會黨通過一項激進的新綱領後，雙方自四月至六月加緊會談，擬訂一項共同綱領草案。法國激進社會黨亦參加左翼聯合的陣營。三方在一九七二年七月正式簽訂「共同綱領」(Programme Commun de gouvernement)。

「共同綱領」是法國社會黨與法共經通長期磋商後的一種妥協，其主要目標是「反對壟斷資本案」，我們摘述此綱領的主要論點如下：

1. 國有化政策；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在追求最大利潤，它導致一種不均衡的成長率，而且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的生活需求，進而加深社會的不平等。法國必須發展均衡的成長來取代它，以提高生活水準，造福大多數的人民。實現均衡成長必須實行國有化政策。舉凡法國境內的自然資源、軍事工業、太空與飛機工業、原子能工業、製藥工業、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必須全部國有化。大多數的電子工業以及化學工業必須實施國有化。國家實施財政政策，收購每一個鋼鐵工業、石油工業、空運公司、海運公司等各大企業的股票，至國家擁有半數以上股票為止。擴大公共部門，民主化公共部門，但仍須保留許多重要的私人部門，便於服務人民。必須對國有化企業的股東賠償。

2. 國營企業的經營：設置企業委員會來領導與控制國營企業，企業委員會根據一個民主程序的計劃來決定與履行投資及生產活動。國營企業的僱傭人員更積極的參與企業的領導工作，知悉一切有關的問題。

3. 農業：必須在地方與縣這個層次上建立土地事務所，而且以選舉出來的農民代表、國家代表、地方會議代表共同經營。土地事務所對所有的土地有權行使農業的經營運用。支持、擴大以及民主化生產、製造與分配領域中各種的合作聯盟。

4. 國際貿易、通貨與財政政策：政府必須加強對外匯的控制，特別是加強控制多國籍公司在法國與外國之間的資本流動，以對抗投機，保護經濟成長。必須根據國家的計劃與國家的經濟政策來決定與控制外國在法國境內的投資以及法國對外的投資。大多數工業投資的資金與財務必須委託給國家投資銀行，同時法國的銀行必須更加嚴格控制國際貿易信用狀。

5. 工業、職業與工作條件：必須為所有的職業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最低工資水準，而且必須在工會的同意下根據合理的物價指數定期調整最低工資。同時必須在這個物價指數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工資計酬法。此外，退休年齡男性降至六十歲，女性降至五十五歲；工作時間亦必須減至每週五個工作天，四十個小時。同時也必須逐步的建立免費醫療制。

6. 教育：所有私人經營與教會經營的初級教育機構，以及接受公共財政補助的初級學校都必須實行國有化，以建立一個單一的世俗教育事業。必須在所有的學校系統中組成民主的行政會議，由國家代表、教職員以及學生代表共同組成，使他們在不同的

層次上進行合作。大學生應參與教育決策和所有的委員會。由科學家、經濟代表、消費者、國家代表組成國家委員會，策劃研究工作。

7. 自由與權利：必須保障思想自由、表達自由，人身不可侵犯，同時不能侵犯私人通訊與電話會談的秘密。保護每一個公民的私生活不遭到攻擊；以政教分離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與意識自由。對於散播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的人必須繩之以法。消除所有限制自由罷工權利的法令與規定。此外，國會每三年必須選出一個國會委員會來負責保護人權，他們將向國會提出違反人權的調查報告，並且提出他們的發現。

8. 地方分權與國家機構民主化：必須進行一個大幅度的地方分權，把計劃、決策、行政責任以及財務工具都轉入自治的地區機構與地方機構之內。必須在地方這一層次上進一步發展民主，以提供公民參與共同體發展的更多機會。此外，必須消除長官意志對地方自治政府普遍性的、控制性的影響力。私人企業不得僱用有責任監督私人企業的公僕。

9. 出版與資訊事業：大眾媒體不能再依賴資本家，必須為出版事業建立一種獎助基金；如免稅，對於高成本的紙張予以特別津貼，建立一個特惠的幕僚機構以嘉惠報紙與雜誌。所有的出版品由私人公司來發行。國家廣播電臺與國家電視臺必須控制法國境內全部的廣播站，並且必須設立一個行政會議來指導之。這個行政會議由國會議員、電臺與電視的僱傭人員、有資格的廣播收聽者與電視收看者的代表所組成。私人的廣播與電視公司從國外向法國進行傳播時必須付商業稅與附加稅。

10. 外交政策與對北約的態度：在削減軍備的利益下，必須立即的停止製造各種形式的戰略核子武器，必須禁止出售武器與裝備給種族主義政府、法西斯主義政府，與帝國主義政府。此外，必須制定武器外銷的規定。法國共產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將提倡同時解散北約與華約，並且支持各種可能引導達成這項目標的方法。法國必須拒絕再加入北約，但在緊急狀況時，它將毫不遲疑的締結防禦同盟與不侵犯協定。法國左翼聯合政府將努力領導這個國家從歐洲政治——軍事的集團中獨立出來，但它將尊重法國在大西洋聯盟中的責任。

11. 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態度：法國將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建設行列，並且要把歐洲經濟共同體從壟斷資本家手中解放出來，民主化它的機構，支持工人的要求，以及指導歐洲共同體為工人利益服務。此外，法國將謹慎的保持它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中的行動自由，以實現它自己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計劃<sup>⑫</sup>。

法共與法國社會黨簽署「共同綱領」，標誌法共開始走「歐共主義」的路線，法共在「共同綱領」五年的期限內努力的發展出法國色彩的社會主義路線。

註⑫ Ibid., pp. 195-198.

### 三、法共「廿大」至「廿二大」的政治路線

當法共採用「共同綱領」之後，法共一方面宣稱它與蘇聯團結一致，另一方面它又宣揚「共同綱領」的民主原則；這二者之間有若干矛盾。法國「世界報」(Le Monde)攻擊法共未能從蘇聯完全獨立出來，不足以令人相信法共堅守民主原則<sup>⑮</sup>。爾後法共一再強調獨立自主，探求法國色彩的社會主義。從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法共「廿大」至一九七六年法共「廿二大」，法共終於發展出自己的歐共主義路線。在這條探索的道路上，法共採取了下列的步驟：(1)一九七二年法共「廿大」，法共宣稱多元主義的必要性。(2)一九七三年法共與意共發表雙邊宣言，確立歐共主義國際共運的新方向。(3)一九七四年法共「廿一大」，改革法共組織結構，以期發展為羣眾政黨。(4)一九七五年法共中央委員會出版「自由的宣言」。(5)一九七五年法共、意共雙邊宣言。(6)支持蘇聯的人權運動，批評蘇聯社會主義的缺點。(7)一九七六年法共「廿二大」，宣佈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進一步完成黨內民主化。標誌法共歐共主義路線的成形。

一九七四年十月，法共召開一個臨時大會(廿一大)，會中主要討論法共的組織發展策略與聯盟策略，以應付法國社會黨力量的擴張。法共吸取了智利經驗與意共經驗，認為只有形成一個「大多數」(large majority)的政府，才能保障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法共修改了以往列寧主義黨的結構，放棄傳統注重幹部訓練與發展小組組織的組黨原則，改為走羣眾政黨、羣眾路線的形式。法共總書記馬謝宣稱：「我們必須瞭解，當總統大選之後，成千上萬的人民想要參與我們的行動……但很明顯的，這些人並不清楚的明瞭我們的策略與最終的目標。然而這並不能使他們成爲入黨的障礙」<sup>⑯</sup>。馬謝意圖把黨向非馬克思主義者、非工人階級開放，其目的是要擴大羣眾基礎，俾與社會黨競爭左翼聯合中的領導地位，以防止社會黨力量凌駕在法共之上，並挽救法共日益衰退的局勢。狄爾斯基指出法共改革組織結構並不能與意共相提並論。意共走羣眾政黨與羣眾路線是真正的做到權力下放，開放大門讓各階級的人士及信仰天主教的人士進入黨內。法共的羣眾政黨與羣眾路線只是企圖創造一個更廣泛的聯盟，並未放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角色。但是法共與意共都是以「民主的改革」、「反壟斷資本家」作爲聯盟的方針與口號，而非以擁護社會主義來進行羣眾路線<sup>⑰</sup>。法共改革組織原則之後，黨員有顯著的增加。

法共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召開「廿二大」之前，曾以「共產主義者能爲法國做什麼」爲題，起草議案，強調「民主與自由」、

註⑮ Ibid., p. 199.

註⑯ R. Tiersky, "French Communism in 1976", *Problems of Communism*, 1976, Jan./Feb. p. 32.

註⑰ Ibid., pp. 33-34.



拒絕「無產階級專政」、「法國色彩的社會主義」等目標。這次大會代表的平均年齡為三二・五歲，有四八・五%的代表在卅歲以下。將近四六・五%的代表可歸類為工人。法共呈現出一個年輕的、進取的與工人傾向的政黨<sup>⑥</sup>。

法共總書記馬謝在大會上以「法國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為題發表演講，討論了「所有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其要點如下：

1. 所有權問題：馬謝指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質是大多數的生產工具與交換工具為社會所有，這個原則並不改變，但必須注意三點：(1)法共干涉私人消費財產；(2)社會主義的目標在滿足人民的需要，因此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形式必須多樣化以利於此目標之達成；(3)民主化各種機構，反對權威主義，把科技化官僚轉向服務人民而非控制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

2.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馬謝宣稱：「無產階級專政並不符合我們政策的實在 (reality)」。法共過渡到社會主義依賴於大多數人民的意志，依賴於自由的普遍制，同時在過渡中也包含了一個經濟民主化、社會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更必須尊重與確保人民民主的決定。「無產階級專政」中「專政」這個字令人自動的想起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等法西斯政權，令人自動的想起它否定民主。這並不是我們所希求的。無產階級的角色是重要的，但是並不能概括工人階級的全部。因此我們不能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工人階級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奮鬥中是居領導性的角色，但是要打败大資產階級則有賴於羣衆的力量。在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的條件中，實施無產階級專政是必須的，以保障建設社會主義。然而今天法國的情形則不同，法國有四四・五%的工人階級，其中四分之一是積極份子，法國可以形成大多數民意來改變社會，以保障完成社會主義建設<sup>⑦</sup>。

此外，馬謝還批評蘇聯與東歐集團一些鎮壓行動，宣稱：「我們必須抵擋誘惑，必須以民主的說服，討論以及學術的辯論來代替權威性的鎮壓。沒有人能應允以不公正的行為與不能分辯的行為來損害共產主義者的理想」。馬謝還非常強調調民族主義與國家主權，宣稱：當前最主要的事莫過於為法國的獨立、主權與繁榮而奮鬥。因此法共懇求法國所有的民主人士與愛國志士為這項目標提出自己的貢獻<sup>⑧</sup>。

法共「廿二大」受到法共黨內理論家高度的讚揚。阿突塞撰寫「法共『廿二大』的歷史意義」做專題演講，指出六項劃時代的盛舉：(1)法共第一次以「和平與民主之路過渡到社會主義」為目前階級鬥爭的項目；(2)法共瞭解到時代不同了，黨必須進行改變，第一次提出「一個羣衆的、民主的社會主義」；(3)法共以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間接的挽救國際共運的危機，而避免以直接

註⑥ W. Leonhard, *op. cit.*, p. 204.

註⑦ G. Marchais 22nd. Congress Report, in E. Balibar, *O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London: NLB, 1979), pp. 182-191.

註⑧ W. Leonhard, *op. cit.*, p. 205.

批評蘇聯與史大林來進行挽救國際共運危機；(4)法共提出「聯合法蘭西人民」此一口號；(5)法共第一次把「無產階級專政」放在公開的議事規程來討論；(6)發揚民主集中制<sup>⑨</sup>。阿突塞從理論上發揮這六項創舉的意義，並且投入他本人對法共的理想，美化「廿二大」。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李昂哈得 (W. Leonhard) 對於法共「廿二大」表示謹慎的樂觀。他評價法共「廿二大」如下：

「毫無問題的，對法共而言，法共『廿二大』是一大進步。儘管如此，法共與意共、西班牙共、日共、澳大利亞共黨、瑞典共黨等其他歐共主義共黨相比較，法共仍舊差一截。法共對蘇聯提出一些有限的負面批評，而且是以委婉的語調論及一般狀況，缺乏任何全面性的、批判性的分析。法共強調它與其他左翼政黨的聯合政策，但它却不如意共強調在國會中進行左翼聯合。法共很少論及歐洲全盤的事務，以及論及已發達工業化國家中共黨的相似性，反而有讚美民族主義的傾向。法共拒絕『無產階級專政』缺乏馬克思主義者詳盡的分析，並且缺乏為新的立場提出辯護。此外，它沒有自我批評一九六四年法共『十七大』提出支持『無產階級專政』這件事。

對許多觀察家而言，法共『廿二大』改變方向顯示出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佈告勝於是以大多數人的信念所產生的一種結果」<sup>⑩</sup>。

誠如李昂哈得所指出法共「廿二大」雖然是法共歐共主義路線的最高峰，但它却有許多地方不能完全的轉變。法共雖迫於形勢，想要脫胎換骨改換路線以挽救歷史性的沒落，但它是困難重重的。這不僅是因為法共內部史大林主義份子根深蒂固，法共黨員以工人為主體對知識份子有傳統性的偏見，共同拒絕歐共主義的理論；而且是因為法共本身的理論家所提出的新理論並不高明，不能深刻的掌握當代資本主義的實在，發展出在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各種策略與理論。一九七七年之後法共內部反歐共主義路線的浪潮如湧，迫使法共走向保守，逐步撕毀十年來歐共主義的各項成果，一九七七年「共同綱領」到期之後，法共宣佈停止續訂「共同綱領」；一九七八年大選法共挫敗之後，開除許多歐共主義傾向的領袖……法共又重返它過去的歷史，在革命的十字路口搖搖擺擺的前進。

註⑨ L. Althusser, "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the 22nd Congress" in E. Balibar, *op. cit.*, pp. 193-211.

註⑩ W. Leonhard, *op. cit.*, p. 206.